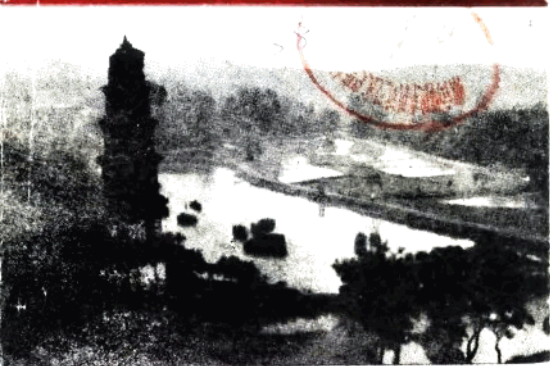


112.084 1113

望江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望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前 言

周恩来同志生前指示：“用历史知识来教育人民”。这是我们从事文史工作的宗旨。

在上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下，经过编写人员共同努力，《望江县文史资料》第二辑终于和读者见面了。

上一辑，我们刊载了辛亥革命烈士韩伯棠的事迹，广大读者都为我县有这样的英雄人物而感到自豪。在第二辑里，再向大家介绍我县一位三十年代的风云人物——何世桢，何先生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民主革命，是当年法律界的骄子，也是教育界的闻人。因他早年活动在外，乡里鲜知其详，所以，我们特地从上海等方面组织撰写了一批稿件，以飨读者。

在这辑里，我们用较多的篇幅记录了解放前望江教育与新闻界的一些情况，值得称道的是，早在二十年代，我县就出现过一位女子教育的启蒙者——龙蕙芬女士。她用短暂的一生极力倡导并从事女子教育事业，创办了我县私立维坤女子学校，为我县培育了一批巾帼英才。

本辑一如既往地选载了我县的山形地貌，风俗民情，给未来的探索者们留下蛛丝马迹，还专门编撰了解放前我县工商经济方面的一些资料，对结合实际开拓我县经济事业当不无参考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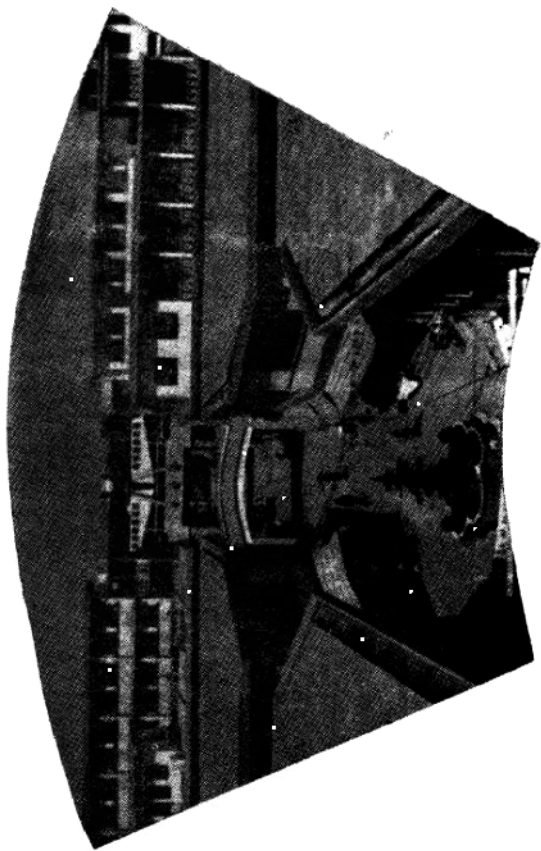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我们知识薄，水平低，资料不足，书中定有许多遗漏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茗山永驻，雷水长流。望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，培育出一代代聪男慧女，俊杰奇才，谱写出一篇篇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。我们热忱地期望有志于文史工作的各界人士，开阔视野，深掘细搜，让我县的珍贵史料重放光采，为有益当代、惠及后世的事业做出自己奉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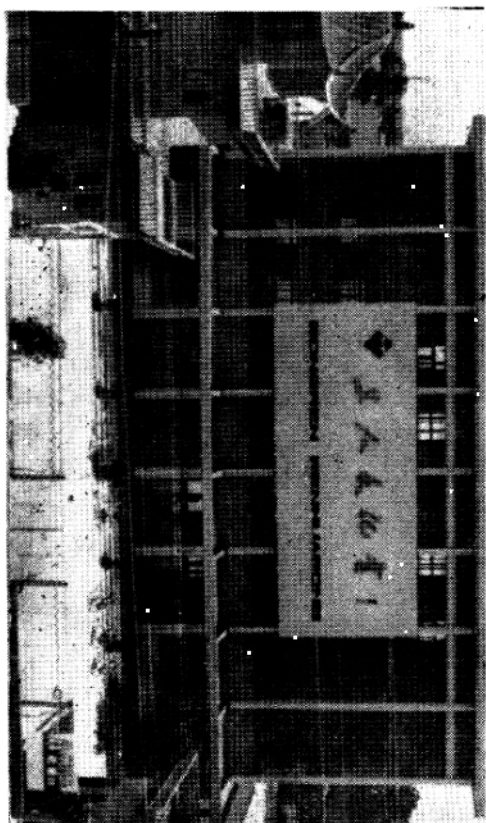
驰

一九八八年三月

繁华宽敞的雷池市场中心



一九八七年落成的望江工人之家



右：孫中山先生手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名單。

下：1924年5月，上海國民黨執行部成立時攝影。前排左一為鄧中夏，右一為何警予，後排左二為毛澤東，右三為譚代英。當年他們都是共產黨人。

二排右一為何世模先生

大 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十七人
 鄧元冲 鄧家彥 沈定一 林祖涵
 茅祖權 李象黃 白雲梯 張如本
 彭素民 毛澤東 傅汝霖 于乃丹
 張章鈞 龔秋白 張秋石 韓麟



原載《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》畫冊

目 录

前 言	驰 (1)
-----	---------

人 物 春 秋

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断回忆	何世桢遗作 (1)
何世桢生平介绍	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(12)
何世桢先生二、三事	
——为纪念何先生逝世十五周年而作	
	刘同葆 (15)
何世桢当选国大代表前后	宋树华 (19)
祖父周籁岑和他的《虬庵诗集》	周培德 (21)
袁祖光身世小考	袁怀民 (28)
倪模先生传略	刘道源 (30)
檀萃和他的著作简介	刘富强 (33)
抗日殉难的李强	周乃斌 (37)

新 闻 教 育

望江中学的创建与发展	龙时俊 杨宗藩 (39)
望江坚持灾区教育剪影	孙皖樵 (43)
抗日时期望江沦陷区教育概述	何仲棠 (45)

维坤女子学校与龙蕙芬女士·····	宋 端 (47)
解放前的望江新闻界·····	吴 垠 (53)
《燃犀报》·····	焦 桐 (56)
《望江简报》·····	宋树林 (59)

名 胜 古 迹

古雷池考·····	刘道源 (61)
望江古城沿革概述·····	宋静源 (67)
香茗山散记·····	王维屏 桐 梓 (83)
迴龙宫拾遗·····	周乃斌 (91)

史 事 纪 略

合成圩史话·····	汪竹君 (93)
西圩演变简介·····	何乐民 (103)
望江县城沦陷记·····	朱子衡遗作 (107)
国民党政府兵役法在望江实施情况及其失败原因 ·····	周治平 (111)
华阳救生局纪略·····	余晏清 (114)

工 商 经 济

解放前城关工商业概况·····	宋静源 (11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社会轶闻

《龙氏冤状》

.....金联州口述 金定州 叶韶华整理 (123)

武昌湖渔民抗税斗争事略.....余晏清 (126)

童养媳与等郎媳

.....沈钟英 叶韶华 熊入梦 何仲棠 (129)

旱荒歌.....汪玉南 余兴汉 (132)

后记与征稿.....政协望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(135)

补白:

缅怀六叔何世楨逝世十五周年.....何祚光 (14)

马井与马坟的传说.....余晏清 (131)

对孙中山先生的片段回忆

何世桢

五四时期，我在上海东吴大学法科读书，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，由此获与孙中山先生接近，得到他的教诲。那时中山先生的秘书是谢持，常奉孙先生之命与上海学生会的几个领导人联络，其中有程天放（学生会会长）和何葆仁（原学生会会长，因身体不好辞职，由程继任）。我时任学生会评议长，不时与他们同去晋谒孙先生。后来我们先后加入了国民党，但为了工作关系，都不公开暴露身份。

现就我所回忆到的与孙中山先生接触的片段印象，记之如下。

一、中山先生与青年学生

五四运动时，上海全市罢工罢课，在此影响下，上海租界和南市、闸北的商人，也宣告罢市。罢市将一周，孙先生要谢持通知我们去香山路寓所见他。先生对我们说，“你们发动罢市，很好。但是，能发也要能收。”我们问他是什么意思。他说：

“罢市已将一星期了，你们知道商人不做生意要有损失吗？如果商人们支持不了，自动开市，那时学生会的威信就大大的减少了，不如由学生会主动劝商人开市，这样，商人以后就更能听你们的话了。”这时正好北京政府受到人民的压力，不得不下令免了曹汝霖、陆宗輿和章宗祥的职务。我们回去后，开会

讨论了这个问题，但并不说明是中山先生的指示，结果获得通过，就组织学生分头动员开市。北京学生会派了段锡朋、罗家伦、康白情等来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，我在一天晚上陪他们晋谒孙先生，谈得很迟。那时我因白天搞学生会工作，晚上还要温习功课，感到相当疲劳，在他们谈话时，不觉睡着。中山先生发现了，怕我受凉，就去取了一条毯子，轻轻地盖在我的身上。大家看了，都很感动。

有一次，我们为了要发动上海学生募款赈灾，向孙先生报告。孙先生当场批评我们说：“这是社会福利工作，不应该由你们去做。你们青年应该去干革命！”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，孙先生北上经过上海，学生会组织了一批学生去欢迎，他很高兴，鼓励我们要献身革命，说：“你们最好去开一个会，把青年们统统组织起来，参加国民党。”

五四运动期间，孙先生有一次问我们：“你们说，革命党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？”我答：“为了革命，要不顾自己的生命财产。”先生说：“这还不够。俄国虚无党人为党工作，功则归党，万一被捕，宁可一身承当，决不牵累组织。我们革命党人也应该有功则归党，失败则一身任之的精神！”

一九一八年七月，孙先生因桂系操纵粤局，成立所谓军政府，被迫离粤来沪。一九二〇年一月，正值东吴法科寒假期中，中山先生要我同何葆仁到广州去，带一密函给林森。因为我们是学生，可以减少敌人的注意。当时林森住在照霞楼。在那里，我们曾遇到钮永建、孙科、刘成禺以及国会议员多人，内有后入孙传芳幕的万仞千。

中山先生还指示我们发动学生向七总裁请愿北伐。我们将请愿书送交伍廷芳。他当场劝我们迅即离穗，因为莫荣新已下令逮捕了湖南学生会的两个代表。当由伍朝枢护送我们到沙

面，然后搭夜渡赴香港。

二、陈炯明叛变以后

一九二二年六月，陈炯明叛变。八月十四日，中山先生抵沪。由于革命不断遭受挫折，党人颓丧者很多。吴稚晖、蔡子民等还与胡适、黄炎培等联名通电，促孙下野。中山先生为此曾在香山路寓所草坪上邀集同志讲话，鼓励大家要有信心继续革命。他还发表了个《告同志书》，主要也是这个意思。（注一）

在此时期，朱执信住在上海白尔部路，（现重庆中路）三益里，邵力子、戴季陶、廖仲恺、胡汉民等常去叙谈。孙先生常叫我到那里去接洽事情。据当时一般传说，这时已经在酝酿国民党的改组，此地即为秘密筹备之处。

一次，中山先生同徐谦、孙洪伊等谈话，为中国半殖民地性质的问题争论甚烈。徐、孙不同意中山先生的分析，当时张秋白亦在，附和徐、孙。

孙洪伊在北方活动，形成独立王国，人称他的一派为“小孙派”；徐谦自恃与冯玉祥的关系，也不听中山先生的话。一天，我接到孙先生电话，说有任务当面交代。当时我在南方大学执教，临时停课赶去。到孙先生寓所时杨春绿已先在，先生就关照我们：“给你们一个任务，对外不许讲。徐季龙（徐谦字）与方振武今天下午要在女子法政学院（该校是徐妻所办，徐妻自任校长）召开所谓爱国会，你们去参加，好好掌握这个会。”我们在事前已接得通知，但不知道它的性质和内容，奉中山先生命后，我们即组织了一些特别区分部的同志去参加（当时我负责该组织）。会议内容现已记不清，似乎是要通过一个决议致电北洋政府为冯玉祥撑腰。我们根据中山先生的指示，

力阻其议，使徐谋不遂。

一九二二年十月底、十一月初，中山先生在上海寓所召集会议，宣布要改组国民党，重发党证。（注二）当场指定各部部长人选，其中宣传部长是陈独秀，在宣布时，并无人异议，隔了几天，有人看见《向导》上有一篇批评中山先生打电报给美国总统哈定的文章，题目似为《孙中山忠孝洋大人》。一些国民党员，尤其是当时住在霞飞路（现淮海路）宝康里、吴兴里的一些人如张继、谢持、施肇基、茅祖权、费公侠等，就拿它做文章，攻击陈独秀。中山先生不得已，改任叶楚伦为宣传部长。

一九二三年初某一天，我去孙寓，先生对我说：“吾党党员程度很差，要好好训练一下。”遂招了一些同志经常去寓所听他讲解三民主义。听讲者有孙镜亚、杨春绿、张国元和我等，邵力子间亦参加。讲了大约不到二、三星期，沈鸿英军进驻广州，陈炯明率残部退惠州。粤局既定，先生即于二月十五日南下，讲课也即中断。

行前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约一百多人（多数是粤籍）到寓所欢送。中山先生很高兴，当场讲话，主要是鼓励大家革命。那天，先生用粤语讲，要我当记录。其实我不太懂粤语，但不好推辞，勉强记了一些。请先生过目，先生勉励有加，说我还记得不错。

一九二三年八月，孙先生率师东征。一次，被陈炯明部包围，形势很危急。适樊钟秀从河南率部间道来粤，得先生被围讯，就亲自率部冲锋。陈部忽见有穿了从未见过的号衣的部队冲来，惊呼：“新兵来了！”遂得解围。中山先生为此很器重樊。我曾听到他在某一公开场合称樊是“我们最革命的军人！”

三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

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，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上海方面，先选出十人，再由中山先生圈定三人为代表。三人是叶楚傖、伏彪和我。

大会期间，先生作了多次报告，每次二、三小时，多数是讲形势。那时，我已感到先生有些苍老模样。有一次，他讲：“今后党的事是同志们大家的事，要大家负责。”大家听了，有突兀之感，因为过去他一向是用“你们要跟我走，听我的话”之类的口气讲话的。（注三）

除了中山先生的报告外，还有海外各地党部的报告。李守常（即李大钊）也讲了话，主要内容是国共合作共同革命。当时，在正式会议中气氛是融洽的，但会外则有斗争。以邓泽如、冯自由、刘成禺为首的右派经常捣蛋，反对孙先生的三大政策。有一天午饭后休息时间内，冯自由和邹鲁打了起来。胡汉民与汪精卫这时还站在邹的一边，与冯争论。这时，大会设党章审查委员会和宣言审查委员会，我任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，晚间经常有会，所以对冯等的活动不详，只听说冯等经常在邓泽如家商议。针对右派捣乱，中山先生有一天特要谢持通知一些人于晚上去大本营开会。会上，中山先生就联俄、联共问题讲了很多道理，要大家尽一切力量把会开好。当时，廖仲恺、胡汉民、汪精卫、于右任、许崇智等都在座。

大会期中，中山先生曾率全体与会人员谒红花岗、黄花岗烈士墓。

某晚，我与廖仲恺、黄季陆、刘芦隐等宵夜，廖对我们说：“明天大会有重要报告。”翌日大会，孙中山先生宣布：列宁逝世了。随即举行悼念仪式，由鲍罗廷用英语报告了列宁

平生事迹，伍朝枢担任翻译。仪式完毕后，大会休会三天。

大会期间，于右任有一天对中山先生说，希望把上海大学改为党办的学校。孙先生答道：“可以，但要由党派人去办。”于听了，很不高兴，认为中山先生不相信他。过了几天，大本营发出通知，委何世桢为上海大学学长（这是相当于教务长的职务名称，我当时原任上大英文系主任）。于看了大笑说：“愿来是他，先生何以不早说！”

国民党改组后，就在上海、汉口等地建立执行部，进行党务工作。上海执行部设在环龙路（现南昌路）四十四号。

一九二四年上半年，我在上海执行部青年部任秘书，部长是叶楚伦。有一天，青年部的一个干事张廷颢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份中共出版的团刊，给我和叶楚伦看。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共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问题。叶拿给张继、谢持等人看，他们很为不满，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一个“弹劾案”，实际是反对国共合作。后经中山先生把此事平息下去。（注四）那时我也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论点，曾同恽代英（时任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）展开辩论。恽批评我说：“你不要以为喝过洋墨水，其实你对马克思学说什么都不懂。我们也不必再争论，还是好好看看《资本论》吧！”

一九二四年夏，中山先生在穗，通知上海执行部利用暑期，吸收上海各校与国民党接近的学生代表，办一个暑期讲习班。执行部在法租界借到一个学校，组织了不定期讲课。参加听讲者每次不等，一般在五、六十人左右；担任讲课的有恽代英、邵力子等。中山先生在事先给了我一本英文本的《瑞士政府》，要我看了讲其中关于创制权和复决权的问题。讲稿悉由《民国日报》陆续发表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，江浙战起。中山先生曾电上海执行部尽

量支持卢永祥。执行部奉命后，曾派余立奎带了几百人到潮河前线参战，还动员牛惠霖医生为卢军救护伤病员。记得李征五为了此事白天到执行部，晚上去《民国日报》馆听消息。当时，陈独秀反对中山先生联合段、张，不赞成支援卢永祥，说：“革命要彻底，我们对任何军阀都反对。”

一九二四年十一月，中山先生北上路过上海，有一次同我们谈话，在坐者有戴季陶、杨庶堪、孙科等。他说：“我们要学日本文部省的办法做三件事，一是设一个翻译国外新书的机构，日本文部省下面有这样一个机构，外国新书不出三个月就翻译出来了；二是要办报；三是要办学校。我们应该先在黄河、长江、珠江流域各办一个大学，然后次第附设第一、第二、第三……中学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转而鼓励我好好办学。

这次北上，中山先生先去日本，再换船赴天津。在日本时，他作过多次演讲，主旨都是宣传改善中日之间的关系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他路过上海时，曾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不要看日本现在分三派，一派支持张作霖，一派支持段祺瑞，还有一派支持国民党，表面上似乎各走各的，实际上他们内部是统一的，对中国都是不怀好意。譬如赌钱下注子，哪一方得势，他都赢。所以我此去一定要好好地对他们讲，这样是不会使两国关系变好的。”

四、中山先生的好学求知精神

孙中山先生为了研究平均地权学说，曾阅读了德国人在青岛所实施的土地公有办法，认为私人可以租赁使用不好，又请了两个日本顾问（名字已忘），亦未有成果。为此，他致函些党员，说他自己研究解决中国土地问题，还未找到有效办法，要求大家多多研究这个问题。

中山先生好读书，一九二二年底某一天，他看到报上登载一则美籍律师佑尼干在沪逝世，由美领署代为拍卖其藏书的消息，便叫我向美领署要了份目录来。先生阅后，说很好，要全部收购。我就同美国副领事金氏商量不再拍卖，由中山先生通知林焕庭作价买了下来。

这批图书送到寓所后，不到三个月，中山先生即去广州。我去为他整理这批图书，想不到很多书上都已有中山先生的批注的手迹，足证先生读书之勤。前述先生要我看的《瑞士政府》，就是其中的一本。

五、其他一些回忆片断

辛亥革命后，大清银行发生挤兑风潮，各地停兑，惟上海分行仍继续兑付。该行商股股东在沪酝酿组织了一个“大清银行股东联合办公处”，提出把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的主张。这个办公处的主任是我的大哥何世模，副主任是吴鼎昌。在孙先生抵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，他们曾为此事晋谒，中山先生表示支持，并要求该行募集公债四百万元，以济革命之用。大清银行旋即改组为中国银行。

上海法租界捕房督察长程子卿，很早就同中山先生有关系，详情不明，惟知程初非国民党人。他因职务便利，遇有不利于党人的消息，辄“放龙”（通知）给党人，使之及早准备应付。

我与程相识是在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后中山先生北来的时候。为了保护孙先生来沪后的安全，我代表上海党人与法领事交涉，法领事指定一个在法捕房工作的法国人沙利负责承办。此人只能讲法文，我又不会法语，居中联系的即程子卿。